

首獎



作品：衰頹之路



得獎者：王文美

王文美，一九七二年生，台北市人。輔大哲學系畢。曾任傳播、電影、週刊及網路等行銷企畫工作。曾獲宗教文學獎、國語日報牧笛獎、台北文學獎等。作品曾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及年度童話選。



得獎感言：

感謝評審。獎座沉甸甸的，人輕飄飄的，得獎是一時，我會很快冷靜下來。

感謝主辦單位。基於職業病，我是那種參加活動時會暗地揣想籌備工作流程規畫的人，你們在細節的用心大家都能感受得到。

感謝瑋，你那無可救藥的樂觀派性格，巧妙地平衡我想太多的毛病。

衰頹之路

他說

老人是擁有神祕時間史觀的特異族類，他想。

時間於他們而言，似乎所剩無幾，卻總奢侈地大把大把揮霍。倚窗與光影對坐，綴以冥想或瞌睡，讓漫長的一天悠悠晃晃地踱步走過。肉身活在現在，心神卻讓過去攻城略地，陷溺於昨日的風華或罪業。即便是形而下的軀體，亦逃脫不了光陰的果報，在往日惡習積累的酒精、尼古丁、骨刺、高血壓、高血脂、高膽固醇脅迫下，一次又一次藉著病痛警醒著：現在是從前的總和，而過去從未真的過去。

所幸還可以回憶，這顛躓行來始終緊握胸口珍而藏之的利器法寶，抵禦了時間，讓今昔時空並行交錯，織就而成瑰麗眩目的繁花盛景。沉潛在回憶的深海裡，每一秒鐘都是天長地久，旋死後旋生，反覆輪迴，無論快樂或憂傷，都充滿意義。而現下的每一刻鐘，懵懵渺渺，阻滯不前，因過去而存在。

遂讓緩慢成爲代名詞，直到敗壞不經意間迅速淹沒掩埋了他們。如驚濤駭浪，如城牆崩塌。

他感到她正以如許姿態，遠離，宛若魔術師手中操控的一顆球，不自主被拋往那不被理解不被察

覺的魔幻祕境。以佝僂的身軀，遲緩的步履，冥頑執拗的思維，慢慢演化，向基因排序注定的進程俯首稱臣。

他憶起從前她指揮全家昂首闊步的自信神態，試圖研究這自然界浩大恆定的老化工學。看時光如何慨然給予後殘酷收回，讓精悉數字解碼的，退化成蹲踞在自動提款機前遲疑踟躕的小小孩；讓曾言談鏗鏘有力的，剝蝕為癱坐輪椅囁嚅失語發不出有意義句子的老人。

彷彿一種循環，他在她的現時存有中，看見自己的未來。

她說

那也是無數人的未來。肉身的毀敗一如預期，老眼昏花，髮禿齒搖，躺久腰酸，坐久背痛，一急便心律不整，一氣便血壓驟高，慣常的老人通病，無足掛齒。不能釋懷的是老化對智能的損耗，對心神的蝕蝕，甚至徹底翻轉了性格，替換了靈魂。

記憶力率先繳械，大把大把流沙般消融，似曾相識的問話不斷在口中復活重生，而答案卻狡黠地逃逸無蹤。生活反覆倒帶，徘徊在找尋東西與徒勞會話中。理解力，感受力，分析力，邏輯力，俱在老化的巨大羅網中，一併被光陰無情撈走，而一點一滴篩落下來的，是瀰天漫地惘惘的悵然。一桌人的笑語雄辯不再跟得上，即使孩子耐心解說，卻仍恍若天書，在她能理解的範圍之外，只好呵呵跟著傻笑，心卻是苦澀的。

都說靈肉分離，但該如何解釋肉身衰敗對心靈的戕害？

日子墮入無盡等待中，傍晚的邀約，她晨起便著衣獨坐客廳等待著。沉默似岩塊，埋進空氣與空間合而為一。眼已茫茫，閱讀書報成爲絕響，即使勉力爲之，也漸漸無法理解其意，連編織的嗜好亦因身體官能退化而被剝奪。想出門無處可去，走幾步路便氣喘吁吁。大把時間無從打發，只有垂手獨坐窗前，看日光一寸寸攀爬牆緣，看毛絮因微風吹送，飛翔又墜落。凝滯的目光。

過去渺渺，而未來如此可預測，以致竟無法想像，也許連翻身、進食、穿衣皆無法自理，宛若盤踞人體不肯依自然法則正常凋亡的癌細胞，不斷突變增生，毒害拖累著健康個體。神智清明與否，皆是煎熬。

與未知的死亡相較，她更畏懼這一路逼近終點的荒寒景致。

以爲老化的強取豪奪僅止於此，誰知更悚然的還在前方守候著。

總無由地心慌。此去前無路的倉皇、生命中接踵而來的失去，早讓心上啃蝕出黑洞，惶惑不安如蔓生野草，鯨吞蠶食地改變了地形地貌。而生活的困頓似野火燎原，讓僅存的希望付之一炬。年老無依的蒼涼，積蓄蕩然無存的恐懼，身頹體衰無力可回天的絕望，種種陰鷙情緒在烈火灼炙下扭曲喧騰，在時間翻炒下焦化質變，終將她餵養成一頭怨念的困獸。她重話抨擊欠負自己的至親，追討消匿無蹤的金錢，猜疑身邊人的居心。充塞她胸臆衝撞無路滿溢的憤怒，遠溯太古時代，曾苛刻自己的人們一一入列，她頻頻細數點收，以佐證命運的偏頗。趁著時間尚未掠奪這段記憶，她要說了再說，不斷演繹復習，反反覆覆，以震懾躁動的怨魂。

可是女兒撇過頭不想聽，親友亦頻頻表露不耐神色，只餘孫子目光呆滯盯住電視螢光幕，像在聆聽又似神遊。她的人生，旁人並不想參與，時代轟轟然向前急駛，奔向陌生漠然的異地，徒留她一人棄置在昔時光陰的迷宮裡打轉蹭擠。那她的委屈呢？她的卑微與驕傲呢？如果人生到最後是資產肉身與心靈皆被洗劫一空，盡歸於無，她至少必須努力記憶住，才不枉費一生。

她明白身陷泥淖的結果，是一步步將家人推拒在外，讓自己成爲不可理喻的異端族類。可她卻仍心有不甘，再不說就來不及了，擔心那些過往就要隨著記憶的消弭、心神的喪失、肉身的滅絕散落風中，終至不見，如塵如土，墮入虛無。

那曾笑過哭過活過的悲喜。

如同她的母親一般，在人生最後的孱弱階段，卻充滿憎恨怨憤，反覆記憶著最驚惶哀痛的時刻，浸淫在過去的福馬林中，散發著臭味而不自知。

她曾經百般不解，如今卻能懂得。也許那是在迷霧般人生中碩果僅存的清明回憶，是節節敗退生命中年輕小輩無從質疑無法挑戰的過去，也許唯有藉著怨懟，藉著憤懣，她才能重新感覺到自己強大的存在，而不再是終日凝滯不動，融入背景裡的薄弱殘影。

他說

他時常憶起年幼時的光景，他喜歡那時的她，她總歡欣迎接他的來到，在抽屜藏成堆他喜愛的零食，等著他發現軟語撒嬌乞討。現在他害怕與她獨處，突如其來莫名所以的寵溺，與暴怒同樣讓他不

自在。

有時他寧願這樣想像，其實她被惡靈附身，才會成爲心性不變，舉止大相逕庭的陌生人，說出的話語連她自己想來都覺駭然。

也許年老正是那邪魔，以絕望以怨憎，以失能以無奈，桎梏身軀，酸腐其心，摧毀一切希望，禁錮所有心志。那一句句暴烈的言語，正是靈魂深處對自己發出的怒吼，在嚴苛偏激的表象下，曝露的是對救贖的渴求。

或許，該如馬克吐溫所言，讓人以垂老的模樣降臨人間，然後從衰頹走向青春，終成爲粉嫩的嬰孩，回到母親溫暖而安穩的懷抱裡。也許這樣遞增而非遞減的人生，能在臨老迫近死亡的等待中，撿到一絲絲青春的彌補，生命不至於被掏空，落得全盤皆輸。至少她仍保有清亮的雙眸，豐沛的體能，得以在人生終點來臨前奮力一躍，畫下完美的弧線。

或許不然，在這樣與時間逆行的漫長等待裡，一顆心已逐漸蒼老，不堪青春的負荷。那專屬年輕人的躊躇滿志、狂妄無知終將被磨損殆盡，無法恣意揮霍青春，享受那無所畏懼的淋漓快感。

她說

有時瞌睡中她被他突地喚醒，恍然抬眼，驚疑不定地探視四周，眼前低頭俯視的人是誰？她吃力地辨識著，彷彿時空在睡夢中悄然挪移，座落在不能理解的宇宙，熟悉的面孔憑空消失，換來眼前宣稱是自己兒孫的外星人，攬鏡一照，已雞皮鶴髮，浦島太郎式的夢魘。

誰來解釋時間？

然而也有那樣的時刻，與他相偕出門，穿梭大醫院迷宮般曲折的診間，檢驗，看診，領藥，她總緊緊握住他的手，彷彿沒有他就會迷失。等待的空檔，她乖乖端坐椅子上，仰望不安如孩童，看他堅定而自信的身影來來去去。時間走了一圈，人改變了也似不曾改變，仍是一個急急奔走，一個坐著翹首等候。

來，回家吧——他小心扶起她，兩人手牽手，逛街似走著。沿途還有咖啡館，他們可以坐下歇息，喝杯花式咖啡配小蛋糕，享受寧謐的下午茶時光。她的叨念功力在這兒陡然失去發揮空間，只閒閒提了幾句，他低頭漫應，生命中的偉大與失落都變得雲淡風輕。時間靜靜流逝，直到夕陽餘暉在身後渲染開來，他才緩緩扶著她回家。天地那麼大，他們一步步相倚相行。

這時她才些微領受時光的恩賜，心悅誠服地，將自己託付予這自幼迷糊莽撞的小孫子。讓鋒芒尖刺被磨平，讓驕傲被馴服，接受自身的頹圯與凋敝。

如無聲墜落的枯葉。

那是某日歸途中她仰天望見的風景。日夜交替的魔術時刻，色彩恣意潑灑天空，那幽微昏朦的與陌生又熟悉的，漸次顯影出土，一輪早升的月亮，與天邊未沉的夕陽遙遙呼應。她駐足，放學的孩童嬉鬧著走過，驚擾紅磚道上走跳的麻雀，獨坐石板凳的白髮老婦停下餵食的動作，仰頭望向牠們飛揚的身影。不遠處學校操場傳來競逐廝殺的叫喊，眼前馬路上不息止的車輪持續喧囂呼嘯著。

而他出現在綠蔭道的前方，叫喚著她。在流轉的時光中，他縮回往日穿著圍兜戴圓帽的模樣，怯地向她伸出了手，專注等待著。她望見他童稚澄澈的目光如昔，映照在她眼底心上。

一陣風吹過，一隻蝴蝶飛過，時間之河漫漫流淌，輕拂面頰，抖動了樹梢。「生與逝乃同一棵樹」，是誰會這樣說過？一片枯葉落下，觀照著穿透著萬物。

無奈與悲憫

◎廖玉蕙

時間之流慢慢流淌，雖知生命中的偉大或失落終將變得雲淡風輕；然而，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，衰頹之路著實顛躓難行。記憶繖械，理解、分析、邏輯能力分崩離析，日子逐漸墮入無盡的等待，只能坐看日光一寸一寸攀爬牆緣，絕望攻心、陰鷲喧騰，最後將自己坐成一頭怨念的困獸。

作者以年輕孫子的「他」和年邁祖母的「她」輪番道出細數歲月攻城掠地的酷烈，並反覆開解接受頹圯凋敝的可能。「她」與「他」是祖孫，也是衰老與青春的集體代表。文中充斥無奈，卻也心存悲憫，是一篇淪肌浹髓描摹衰老的文字，也同時是一則吞聲的大哉問。